

Literary Canon and Cultural Alienation

文学正典与文化间离

美国文学场域中的华裔文学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American Literary Field

肖画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Literary Canon and Cultural Alienation

文学正典与文化间离

美国文学场域中的华裔文学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American Literary Field

肖画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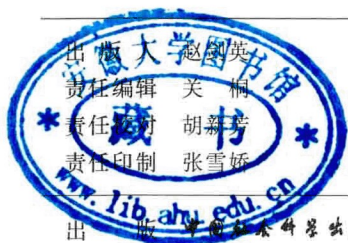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正典与文化间离：美国文学场域中的华裔文学研究 / 肖画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161-5539-4

I. ①文… II. ①肖… III. ①华人文学—文学研究—美国
IV. ①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6891 号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875

插 页 2

字 数 179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一 中文诗歌：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缘起	(5)
二 19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	(7)
三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	(11)
四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17)
第一章 华人族裔性	(22)
一 族裔性的呈现	(23)
二 族裔性的价值	(36)
三 族裔性的局限	(40)
第二章 种族与性别的纠结	(46)
一 傅满洲和陈查理	(50)
二 美国大众想象与华裔自我再现	(58)
三 陈查理的幽灵	(72)
第三章 华裔父权的阴暗面	(78)
一 父权的梦魇	(79)
二 弑父的阴影	(90)
三 父权的困境	(100)
第四章 建构华裔父权的正面形象	(109)
一 父权意识与男性气概	(112)
二 寻父的诗学	(116)
三 父系的反思	(127)

第五章 华裔文学中的家与国	(132)
一 边疆意识	(133)
二 华裔家园的本体论追寻	(138)
三 华裔的家国辩证	(147)
结语 抵达之谜	(155)
一 “赵汤之争”的意义	(156)
二 华裔文学的创作语境与期待视野	(171)
三 抵达之谜	(176)
附录 美国学界的华裔文学研究综述	(183)
一 期待视野	(183)
二 想象共同体	(187)
三 种族与性别	(189)
四 心理分析	(196)
五 结语	(199)
参考文献	(201)

绪 论

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数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西方殖民扩张的坚船利炮彻底摧毁，中国南方沿海省份在内外交困中民不聊生，当地难民在走投无路下，萌发出海外谋生的念头。即将漂泊海外的大清难民何去何从？茫无头绪中，北美发现金矿的消息漂洋过海而来，想象中遍地黄金的加利福尼亚驱使他们远渡重洋，“金山客”逐渐成为早期华人移民的代称，“金山”亦成为华裔文学一再书写的“主题”与“意象”。

“金山”二字在一代代华裔作家笔下积淀成一种文化符号，其所昭示的，是梦想与反讽的交织，是抒情与控诉的共存，也是写实与象征的辩证：美国梦再怎样辉煌，有时竟要以生命为代价；“天使岛”是华人踏足美国的起点，却很可能也是他们逗留美国的终点，天使岛拘留所木屋残留的诗歌大多是以血泪写就的；以文字再现华裔在美国历经数代的悲欢离合，让我们“以虚击实”看待文学与历史的互动，从历史的“真实”到文学的“虚构”，“金山”不仅是华人在美国的发源地，“金山”也是华裔文学在美国的叙述触发点。

诗与史的辩证，不但让我们见证华人自移民到国民的艰难历程，也迫使我们思索华裔文学融入美国文学的复杂脉络。无论是从“华人”到“华裔美国人”称呼的改变，还是从“华人文学”到“华裔美国文学”命名的更替，都不得不让

我们深入反思种种“转化”的前因、动力与结果，这一转化的“动态过程”往往迂回曲折，背后的原因又隐而不彰，受制于美国主流宰制的华裔，在他者与自我、边缘与中心之间彷徨无措，其间的错综复杂正是本书致力之所在。当然文学与历史无法等同，二者不能轻易决定彼此，从文学看历史难免两头落空，文学的层面再驳杂，也只是现实的拟态，一切都要落实到文字的演练，因此本书立足文学文本，厘清书写策略，辨析文字编码的奥秘，方能解答“转化”的谜题。正如单德兴研究汤亭亭的《金山勇士》时，提出作者“以法为文，以文立法”，“以文学创作的再现方式暴露美国历史上歧视华人的法律……以不同的说故事策略来发声、宣告，透过虚构对于法律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指出文学作品如何来立法……并以文学创作另立新法，使得作者本人及读者（包括汤父）得以‘报’——不仅报导、报复、追讨，而且回应、回报、重新审视、重新创造”。^①

《金山勇士》（1980）（后更名为《中国佬》）是一部寻父之作，追叙华裔家族四代男子在美国的生存故事，展示华裔在美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以华裔美国人特有的方式“认有/追讨美国”，重谱美国神话，发出了与美国主流历史相对立的声音，史诗般的况味油然而生。汤亭亭明白主流在建构正史与文学经典的过程中，二者的手法何其一致，因此为弱势群体争取发声的机会，汤亭亭有意模糊主流历史的宏大叙事与白人文学的经典特权之间的界限，挑战正典化中的白人至上论，试图将种种“转化”的可能写入文学正典，汤氏所用的策略即从美国的源

^① 单德兴：《以法为文，以文立法——汤亭亭〈金山勇士〉中的法律》，载《铭刻与再现——华裔美国文学与文化论集》，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9—124页。

头开始。

美国的建国神话总为它的源头而焦虑，无论是“哥伦布的鸡蛋”，还是“五月花的航船”，种种历史传说急需将美国的发现权和拥有权合理化、合法化。汤亭亭正是用追寻源头的方式，将华裔的历史与美国的历史融为一体，并不乏对美国的揶揄之意，使美国无法将华裔排斥在外。诚如凌津奇所言，汤氏通过质疑华人男性移民为追讨主体地位而“宣称美国为己有”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中国佬》中的再协商是经由她启动并操控的两种叙事运作——历史叙事与神话叙事——来实现的；其目的是要含蓄地质疑这两种叙事运作的终极目的性。^① 小说第一章“关于发现”是对中国 18 世纪的文学经典《镜花缘》的改写。《镜花缘》也是一部寻父之作，叙述唐代学者唐敖的世界之旅，女儿唐小山思父心切四处寻找。“关于发现”一章之后，汤亭亭紧接着写了“关于父亲”和“中国来的父亲”，寓意不言自明，汤亭亭的父辈和汤亭亭本人就是现代版的唐敖与唐小山，况且“唐”与“汤”发音相近。汤亭亭讲述唐敖为了寻找金山来到女儿国，而女儿国正是在北美。唐敖在此受尽折辱，从服装到身体被强迫完全女性化，充当女王的奴仆。这种非人的遭遇正是早期华人男性在美国被集体去势的写照，唐敖被“缠足”寓意美国的排华法案将华人移民牢牢圈禁，不得越过种族界限半步，只能沦落社会底层，从事洗衣、餐饮这些女性的服务工作。汤亭亭改写了这则神话，用意并非只为华人男性身为受害者而抱不平，也迫使华人男性反思曾在中国享有的男权，以此作为叙述华裔在美国主流宰制中的“父权意识”的基础。鉴于美国当时的排华法案造成的华人男子单身汉

① [美] 凌津奇：《叙述民族主义——亚裔美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形式》，吴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2—183 页。

社会，身为弱势族裔作家，书写弱势族裔文学，描摹弱势族裔的“父亲”形象，建构弱势族裔的“父权体制”，以此与美国主流的话语体系或妥协，或对抗，或二者兼而有之，“以父之名”成为华裔作家“认有美国”的重要书写策略与核心创作理念。德勒兹论述弱势族裔文学时说，弱势族裔作家在强大的主流语言系统中，必须用强势语言书写自己的文学。^① 华裔文学的“父权论述”要在白人的强势父权体制中争得一席之地，“华裔父权论述”所借助的书写策略，所透露的意识形态，所默认的价值理念，所秉持的性别立场，凡此种种，无不影响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学版图中的定位，能否从边缘走向正典，这难解之谜正是要从“父权意识”开始。

《金山勇士》当然不是第一部“关于父亲”的华裔作品，然而却是第一部集大成的“寻父”之作，在此前与此后，大量华裔作品都将“抗父与替父、逐父与寻父、弑父与似父”^② 一书再书，而“父亲”不仅是生身之父，也是精神之父、国族之父、政教之父，对华裔作家而言，当然也意味着文学之父。作品中的父亲，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超验的追问，既是情感的依托，也是美学的实践。当父亲与权力合二为一时，父权不仅渗透进文化、政教、国族等各个领域，也上升为一种图腾或象征，其威权无处不在。身为弱势族裔的华裔，不仅身处华族父权的宰制之下，更要与美国白人父权竞相抗衡，华裔文学中的父权论述，因此不只依循父权的话语亦步亦趋，也意味着反父权的论述未尝或已，对父亲怀着正反对立、好恶相生的感情，

①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327 页。

② 这几种父子关系在刘俊的《“家”的颠覆与重建——以“父子关系”为视角看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变迁》一文中有详尽讨论，载《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8 页。

蠢蠢欲动的“弑父”和跃跃欲试的“似父”展开了持久的拉锯战。然而对华裔的“父权”而言，问题不会这么泾渭分明。华裔的父亲曾有过太多的心酸往事，从到美国那一刻开始就背负着一种近乎“原罪”的包袱，踟蹰在美国等级森严的种族制下，华父何权之有，父亲还得为自己争取权利呢。被白人从生存方式上“阉割”的父亲，在阳刚的白人父权制宰制下，要与自身的“去势化”做斗争，“重振雄风”成为父亲在美国争取权利的第一要义，“男性气概”当属华裔父权意识的重要议题。此“绪论”以中文诗歌作为美国华裔文学的起点，将美国华裔文学 150 多年的历史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以“性别”、“族裔”为焦点，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简要探讨华裔文学中的父权意识。

一 中文诗歌：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缘起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中期，受制于美国的移民政策，在美国的华人几乎全是男性，当时美国的经济增长、工业扩张，急需廉价的劳动力，吃苦耐劳的男性华人正好符合美国资本家的要求，但华人的家庭则被排斥在外。一系列歧视性法律迫使华人只能从事女性化的工作，扭曲了他们的性别界定，导致了家庭缺失的单身汉社会，华人男性被去性化的刻板形象由此形成。被丑化的弱势族裔形象更加巩固白人父权制的核心家庭观，男性的阳刚气质几乎成为白人男性的特权，所有想获得美国公民资格与国族身份的人都必须符合这种强势价值观的考验。在同族女性缺席，法律又禁止华人和白人通婚的年代，华裔男子除了倾诉对万里之遥的妻子的思念，他们对白人女性的欲望，能否证明自身的男性气概，构成对白人父权的挑战？

《金山歌集》^①（1927）收录了旧金山唐人街华商大致写于20世纪初的旧式中文诗歌，华人父辈以中文抒发思家、思妇、思子之情，“自抵花旗也。桑梓心常挂。情牵两地乱如麻”（“客中思故里歌”），一浇心头块垒，见证早期华人移民期盼落叶归根的乡愁。父亲们身在美国，但“子不孝父之过”的古训让他们时时记挂家乡的子女，“金山少歌”是在美国的父亲对家中子弟的告诫，父权既远，不免几许自嘲，诗的结尾却透着苍凉：“父亲游欧美。月月有银寄。唔愁困乏面如而。朝夕呼奴兼喝婢。真得意。散到无人比。接友交朋花粉地。辛苦艰难总不知……父亲留待海外。儿恃银花开。荷钱孟浪无人倍。交结狐群同聚会。愚母哉。溺爱反成害。养子有过无教诲。破家荡产又将来……冬寒肩骨耸。谁怜老父挨霜风。”“金山客”与“金山少”的父子关系表现在多部华裔作品中。雷霆招的《吃一碗茶》（1961）中的父亲王华基早年来美，把儿子王宾来留在中国让妻子照顾，但王华基并没有让这位“金山少”在家乡挥霍自己的血汗，而是等到儿子稍长，就接来美国，和自己同住纽约唐人街，等儿子成年，让儿子离开唐人街，到纽约附近的小城工作。叶祥添的《龙门》（1993）同样讲述了“金山少”的成长，小说主角的父辈“金山客”是当时中国南方农村

① 《最新金山歌集联集合刻》著作者“金山各大文豪”，1921年第2版，美国旧金山：正埠发明公司印行，每册定价一元。在此列举该书诗歌目录，从中可略知当年华人在美生活：金山客旋乡、金山客、客中思故里、望夫惟切早回唐、夫妻相扯难离别、大抵人生须快活、卖弄风情过我客、新婚佳影、结婚不用媒、人不风流枉少年、人不风流只为贫、怎得共偕谐所愿、少妇思夫、老女思夫、老女叹五更、咁好花容愁无对、木屋受困、洋人苛刻、未遂旋唐愿、金钱堆积就旋唐、深闺女、自由女、玷辱家风女自由、卖疯女、老举贪靓仔、妻美只嫌夫貌丑、妻多夫贱、有子不如钱得力、赌仔自叹、人世青春容易老、生成模样断人肠、老举自叹、嫖客自叹、指日东旋。诗歌集之后是联集和华侨诗选，诗题“中国现象”、“华侨苦况”、“袁世凯”和“自由女”。

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他们带回的财富不仅让自己的家族生活富足，同村人也有荣焉，而且还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金山歌集》中最让人动容的还是华父们有家难归的酸楚：“昨夜梦三更。亲朋饯酒送。欢天喜地落船中。祇话回家亲敬奉。喜重重。幼童满屋拥。一声取饼忙惊动。醒来俱是一场空。”（“金山客旋乡”）午夜梦回，父亲在阒寂孤独的单身斗室里，回味梦里片刻的幸福，他也许会像《天堂树》中陈雨津的曾祖父那样喃喃自语：

我单独住在城里的日子毫无甜蜜可言，除非能在那种孤独中找到甜蜜。我睡在厨房后面，靠近一扇肮脏的窗户……床很小，小得让我不断做梦。我随着蓝色的月光照射入房而醒过来，梦也跟着消失了。我醒来的那一刻，失去了梦，我的手臂和心扉想象她在我身边，靠得更近，我漂浮在她的一举一动与轻轻接触中。但蓝色的月光和吵声依然如故，我怀中也无伊人。^①

二 19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

从 19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这漫长的一百年里，其间经历了从第一代华人到第二代及后代华裔的质的转变，此时华裔文学产量虽远不及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繁盛，但文本中透露出的转变初期的种种症候却值得反思，某些书写策略亦为后来者提供了参考。其中水仙花的妹妹温妮弗蕾德·伊顿伪装成日裔美国人，写出一系列日裔在美国的故事，曾一度让美国读者信以为

^① 徐忠雄：《天堂树》，何文敬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 2001 年版，第 89—90 页。

真。温妮弗蕾德背叛华裔投靠日裔，换取白人的好感，华人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尽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她的行为嗤之以鼻。但近年来潘志明的研究却让读者重新省思温妮弗蕾德篡改族裔身份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将温妮弗蕾德置于美国罗曼司传统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文化、社会及学术话语的语境之中，重新审视其罗曼司作品对罗曼司传统所隐含的异己特性进行调拨，质疑、驳斥或抗争美国以生物学特征为基础的文化、社会和性别话语，一百年后这种书写策略在任碧莲等当代华裔作家笔下亦扮演重要角色。^①

华裔男性移民是这一百年的移民主体，因为中国的传统和美国的政策，华裔女性几乎缺席，华裔男性聚居的唐人街在迫于无奈下成为单身汉社会，华裔难以组建家庭，更难延续子嗣。在种族歧视日益恶化的年代，华人入境关卡重重，金山客只能返乡结婚生子，金山客返美之后，妻子往往留在故乡，待儿女长大，再由父亲带去美国，自己则依然留在故土，走完孤寂的一生。而当初希冀衣锦还乡的父亲们也大多因为理想幻灭，只能蜗居唐人街继续他们可悲可叹的凄凉生活。美国白人父权制一手造成了华裔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更兼种族歧视，无妻无子的华裔男性被迫从事女性化的工作，他们的“性别”反被白人父权恶意扭曲、丑化。因为白人父权制的核心家庭被确立为美国公民身份的前提，美国男性的男子气概和白种肤色密不可分，因此华裔和其他弱势族裔的男性都被不同程度地女性化、边缘化。也因为此，华裔的父权与中国的父权有了诸多差别，华裔文学中的父权意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李恩富（1861—1938）是清廷的官派留学生，1873 年赴美留学，在耶鲁等学校接受西方教育，1882 年被召回国，一年后

① 潘志明：《作为策略的罗曼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年版。

返美，之后一直在美国生活，先后有过两任白人妻子，这样的经历是当时的华人望尘莫及的。他的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1887）以美国读者为对象，对中国文化做了宽泛的介绍，比较了中美两国的异同，其中难免一些个人想象的成分。此时与李恩富的写作初衷相似的华裔作家还有容闳、伍廷芳与后来的林语堂。容闳（1828—1912）的《西学东渐记》（1909）没有用异国情调来描写中国，他认为中国早已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应接受美式教育，用民主来改造中国；伍廷芳（1842—1922）的《一位东方外交官眼里的美国》（1914）比较中美文化，对美国做了生动的观察，描述种种与中国大相径庭的地方，但对美国的自由与民主充满了向往。有“善意的亚洲大使”之称的林语堂在美国广受欢迎，他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言简意赅，轻松幽默，符合美国读者的普遍看法，他的反共立场也使他的写作更容易被美国接受，但他将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过于简单化，迎合了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特别是在《吾国吾民》（1935）中，林将中国人的思维描述为女性思维，美国人的思维描述为男性思维，这种“性别”二分法遭到赵健秀的猛烈批判。总体而言，这时的华裔写作几乎被男性包揽，跟一般的华裔男性相比，这些男作家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描述中美两国异同时融入性别再现，以特定的亚洲传统为背景，“力图改善华人形象，以求主流社会的理解和接纳”^①。

父权制的特权之一是履行自己的男性权利，证明自身的阳刚气概。中国女人被美国法律禁止入境，华裔男性为了争取和美国白人男性同等的权利，改变美国社会对自身的偏见与误

^① 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徐颖果主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章“‘开化’华人的文学作品：改善华人形象以求主流社会的理解和接纳”，第50—87页。

解，他们对白人女性的欲望成为彼时男性写作的重要特征，这种跨种族的欲望不仅是华裔男性再现男性阳刚气概的重要途径，也代表了华裔男性对自由、美国梦、西方文明的向往，对融入美国的渴望。刘裔昌的《虎父虎子》（1943）讲述一个美国化的华人儿子违背父亲的意愿，娶了一个白人女性，并生下一个混血儿，后与父亲和解，以此隐喻沟通中美文化、融入美国主流的努力，但他与东方文化决裂，认同美国的白人父权制。蒋希曾的《出番记》（1937）却是一个沉重的故事，描述一位早期男性华裔洗衣工人在纽约的悲惨生活，对低贱工作的无可奈何，爱情与欲望的不可企及，种族主义的压迫，最后死在罢工中。

同一时期的华裔女性写作则相对沉寂，主要原因是华人父权对女性的禁锢，使女性难有受教育的权利，更别提写作、发表的机会。因为美国的移民法案与中国的父权统治，在美国的华人女性少之又少，曾经一位身着民族服装的中国妇女成为美国博物馆里的展览对象，美国人对此既惊奇又反感。亚裔/华裔女性在美国人眼中是亚洲父权制的牺牲品，是被剥夺权利的性对象，要靠白人来拯救，亚裔女性的刻板形象成为歧视性立法的基础，也是美国对族裔他者的管制手段。因此和华裔男性作家相比，华裔女作家与美国文化的关系更显微妙复杂，不仅因为华裔女性在中国父权制中的从属地位，也因为华裔女性虽然接触到美国文化中的自由、民主、平等，但这些迥异于中国传统的西方文明由华裔女作家写来，再现的方式自然不同于男作家。在这一百年间，伊顿姐妹、黄玉雪、林太乙、韩素音等几位华裔女作家也为华裔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欧亚混血儿的伊顿姐妹中的姐姐水仙花可视为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她的写作初衷是“一手伸向西方，一手伸向东方，希望他们不会完全破坏东西方之间这微不足道的

‘桥梁’”。^①水仙花（1865—1914）的小说集《春香太太》（1912）将笔触伸向北美的普通华裔居民，展示被美国忽略、扭曲的底层华裔生活，对身处东西方文化夹缝中的华裔女性给予了深厚的同情，而不像容闳、伍廷芳等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华人那样，向美国读者输入异国风味的中国文化。黄玉雪的自传《华女阿五》（1945）甫一出版即受到美国读者青睐，黄玉雪本人也应邀四处演讲，叙述自己作为华裔的奋斗经历。《华女阿五》可与刘裔昌的《虎父虎子》对照阅读，刘裔昌家境不错，又有性别优势，而黄玉雪出身贫寒，父亲只是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位小商人，黄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完成学业，实现理想，她一方面批评华人重男轻女的父权，另一方面对父亲又有着细致入微的描写。两作都以自传的形式，向美国读者介绍唐人街的风土人情。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也是著名作家，文学创作之外，翻译了李汝珍的《镜花缘》。韩素音的自传性小说《目的地重庆》（1942）叙述二战期间，她与一位国民党军官的乱世情缘。

三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调整了部分移民政策，“战时新娘法案”实施之后，华人在中国的妻儿才能来美国团圆。女性移民迅速增加，华裔的男女性别比例慢慢趋于平衡，单身汉唐人街的状况有所改变，华裔在美国开始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但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取得大陆政权，随后朝鲜战争爆发，美苏争霸，冷战开始，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敌对，在反共潮中，美

^① 尹晓煌：《华裔美国文学史》，徐颖果主译，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页。

国发动了针对华人的“忏悔计划”^①，美国华人又陷入艰难处境，并且美国的一些左派杂志^②也受到冲击。此时反映上层社会风貌的华裔英文作品大行其道，其中在当年一炮而红、至今历久不衰的当数黎锦扬的《花鼓歌》（1957），作者凭借这唯一的一部小说让自己名利双收。这是一则华裔父子从冲突到和解的故事。古板守旧的中国父亲虽然在美国居住多年，行为举止、思维方式依然固着于中国传统，任何人都无法劝他做出稍许改变。直到一次被抢劫，这位父亲才听从亲戚的建议，将钱从家里的铁箱子转移到美国的银行，生活才开始美国化。与父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长大的儿子，他已完全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屡屡和父亲产生争执。有意思的是，父亲有时看到儿子和美国人打篮球，看到儿子矫健的身姿，父亲对美国文化也隐约产生好感，但表面上仍要维持自己中国父亲的权威。《花鼓歌》的畅销与黎锦扬的写作策略不无关系，他在描述父亲时采用了美国读者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叙述唐人街的华人居民如何与美国文化调和，老派的中国传统和新派的美国标准如何磨合，华人父权如何因应白人主流文化。

迎合主流的《花鼓歌》一定让张扬亚裔阳刚气概的赵健秀不屑一顾，但此时另一部华裔英文作品却让赵健秀引为知音，即雷庭招的小说《吃一碗茶》（1961）。同样是父子之间由冲突到和解的故事，它以写实主义手法颠覆了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对华裔美国社会生活所造成的终极目的式的神化作用。^③ 小说描述了没落的纽约唐人街，上了年纪的单身华人整日蜗居其中，经营一间

① “忏悔计划”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② 如只存在了一年的《新苗》（*The Bud*, 1947—1948），所刊文章多为描述美国下层华人。

③ [美] 凌津奇：《叙述民族主义——亚裔美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形式》，吴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